



潇湘美文

厚土之恋

姜福成 著 洞庭波 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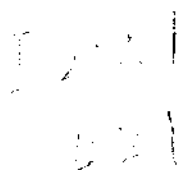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潇湘美文

厚土之恋

姜福成 著

洞庭波 主编

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潇湘美文/洞庭波主编. —修订本. —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 2005. 5

ISBN 7-5371-3029-9

I. 潇... II. 洞... III. ①诗歌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45265 号

潇湘美文

厚土之恋

姜福成 著 洞庭波 主编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:830001)

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教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5 印张

2005 年 5 月修订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

ISBN 7-5371-3029-9/I · 1011 总定价:120.00 元(全六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岁月之河

- 迎亲彩轿 (1)
- 草台戏 (4)
- 土车吱嘎 (6)
- 蛇 法 (8)
- 围鼓艺人 (11)
- 上 山 (14)
- 道 场 (16)
- 凉 亭 (18)
- 烧“年猪” (20)
- 大 戏 (22)
- 山 歌 (25)

山水之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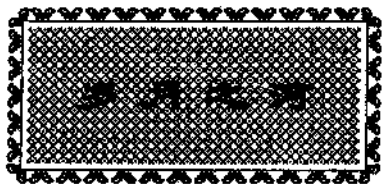
- 听曲滕王阁 (27)
- 遥望石钟山 (30)
- 黄山遇雨 (32)
- 夜宿九江 (34)
- 寻访同庆寺 (36)
- 走出为山的大诗僧 (39)

车停马嵬站	(43)
宝鸡怀古	(46)
车行蜀道	(49)
走进草堂	(51)
北海印象	(54)
面对大海	(57)
越南纪行	(59)
漓江偶拾	(67)

生活之舟

逐陀螺	(69)
支 柱	(72)
落 叶	(76)
民胡子	(78)
故乡行	(81)
黑 痣	(85)
菜市小记	(87)
老 表	(90)
梦里寻你千百度	(94)
楚汾才子中州客	(96)
国庆琐忆	(99)
不褪色的形象	(101)
在老百姓心中	(103)
小镇未了情	(106)

吃兔记	(109)
悼边公	(112)
轻歌曼舞几时休	(114)
戏子书记	(119)
尺五长子	(123)
贵 贵	(128)
散 淡 之 言	
“山歌无假戏无真”析	(133)
剧场偶得	(136)
“彼为社稷,何谢焉?”	(138)
艾怨尽在不言中	(140)
扼杀人性的规矩	(142)
男人喜欢整洁女人	(144)
胡山杏越过了男人河吗	(146)
《狸面鹰传奇》自序	(148)
序刘飞平长篇小说《火烧汾山寺》	(150)
电视剧《水浒传》后半部主题歌有悖主题	(152)
后 记	(154)



迎亲彩轿

70年代乡间用单车接亲。后来，又改用拖拉机或小四轮接亲了，人坐在驾驶室里，嫁妆就装到车箱里。

眼下情况又不同了：几辆汽车次第而行，前面是小轿车或吉普，车前的大红花迎风飘摆，大红喜字煞是醒目，好不威风！

看到这场面，我却常常想起我们传统的迎亲彩轿。

传统的迎娶，有许多有趣的讲究：比如妇女那天最尊贵，府台大人的轿子碰上也要下轿让道；两顶迎亲彩轿碰上，双方的新娘就得交换礼物，等等。

我真正看到用彩轿迎亲却只有两次。

第一次是1957年秋，刚到记事年龄的我站在屋门口，看轿子从门前的桥头经过。轿前有挑鹅笼的，一担笼子里各装一只大白鹅，一雌一雄，“嘎”一声“咯”一声地叫，相互应和，配合默契。有一支“路开台”乐队，间或敲打吹奏。

轿子用红绿彩缎装饰，阳光下鲜艳耀眼。最有趣的是两个轿夫，放开嗓子，一唱一和，老远都听得见：“……前面有一小小桥梁，两脚归中，伙计呢，挪稳些来哟！”轿夫的一唱一和原来是在交流路况。轿子挡住了后面轿夫的视线，后面轿夫看不准路。大人们说，轿夫有时也要点鬼，要想轿子走得平稳，新郎官便得慷慨点打个包封，否则轿子会重重地晃，晃得新娘子担惊受怕，头晕呕吐，看你新郎官伤不伤心。

我们看了这样的迎亲场面很激动，可大人们不以为然：“从前还有热闹的哩！”

更热闹的也许的确有，但我没再见到。

1963年冬，我第二次看到了迎亲彩轿。是我们下边屋里的五哥讨堂客。五嫂是崔坪冲里人，轿子从崔坪冲里出来，没有乐队，没有鹅笼，轿子也很陈旧。抬轿的是队里两个年轻劳力，不会唱，而用白口交流路况。这比前一次自然逊色了许多。现在想来，怕是经过大跃进的扫荡后，民族文化急于抬头，而人们的精神和物质准备都还不够充足的缘故。但后来出工时，也还有不少妇女羡慕地提起，因为五嫂毕竟是坐轿子来的。后来接踵而至的是社教、文化革命，还有哪个吃了豹子胆的敢复活四旧呢？

如今不再用彩轿迎亲了。在政策放宽以后，不少民族传统都已复苏，甚至政府一再反对的东西也屡禁不止，但彩轿却彻底打入了冷宫。迎亲彩轿既不是封建迷信，也谈

不上怎样铺张浪费，政府的宣传舆论也没有明确反对，何以人们不再青睐？反复思之，彩轿的真正克星是汽车，坐汽车确实比轿子舒适。

应该说彩轿是被小汽车给压碎的。我想。

草台戏

南郊村唱戏，有南门桥头的广告为证。多年没看过草台戏了，我得去看看。

用竹杆门板临时搭个戏台，唱完戏又拆了，叫草台。潦草之意也，并非用草覆盖。先前专业剧团的演员大体分两种出身，即科班与草台。这中间带点褒贬，意指草台出身者多无正规训练，多欠规范。当然，科班出身自有科班的本领，但草台出身也有草台出身的长处。在草台上，一出陌生的戏，只要“排笔”（近似导演）讲个故事，就得唱戏，科班出身的却未必做得到。

小时候爱看戏，当然是看草台，骑在父兄的背上，爬到树上看，坐到土堆上看，站在地上看，坐在坪里看。场子四周摆摊设点，花生、水果、香烟、洋火、桂花糖……应有尽有。戏多在农闲唱，一本本唱，有时一连唱四五天，天天不愁没观众。观众多是附近的村民，也有来得远点的，想回去吃饭便走；不想回去的便买点东西充饥。开场也没有准确的时间，开台锣鼓一敲就是个把钟头，直到把观众敲来。

演员也无多少约束，卡了壳，敷衍一句什么便过去，唱渴了转过身子就可以喝茶。小丑角色更可以随便插科打诨，拿台上或台下的某个大众人物开心。道白完了要唱，

由演员拖长声音喊一句，叫做叫皮。叫了皮，^① 打鼓的便晓得起板，拉琴的便拉起琴来。记得有一次，演一幕父女俩沿门乞讨的戏。演父亲的拉起嗓子叫了一声“好苦呀”，算是叫了皮。要唱了，打鼓的起了板，可拉琴的忘了这里该唱什么调，木讷着半天没主张。演父亲的有点急了，侧过头来告诉琴师“西湖”，意思要琴师拉“西湖”调。可这一声也说得大了点，便有观众惑然，议论道：“先前都说那妹子是他女儿，怎么这时又喊作媳妇了呢？”待到明白“媳妇”系“西湖”之误后，便皆哄笑。

草台戏多是私人请班子唱，三朝、寿诞、收媳妇、嫁女一般都唱戏，戏一唱常常是几天几夜。有时唱得夜深了，观众少了；观众一少，演员的情绪也低落下来。为了让戏唱得热闹，到了这种时候，主人家便出面挽留观众，给观众送茶送水，若是冬天便把大盆的柴火、炭火烧到场子里来。记得那年冬天看喜事戏，我们一行五个小伙计还在一家素不相识的人家吃过一餐年夜饭。

南郊村演了几天戏，那天天气暖暖的很晴和，我去了。去时场子里已坐满了人，有些青年人是坐在单车、摩托车上看戏的，这在过去倒是没见过。老年人搬着凳子坐在场子中间，也嗑瓜子，也闲聊，怡然自得。不管时代怎么变，看来还不会变得草台戏没人捧场。

^① 皮者，唱也。唱腔又叫唱皮。作者注。

土车吱嘎

“吱——嘎，吱——嘎……”

一声声悠远绵长，滚动在山脊上，滚动在两山间，滚动在小溪畔……这是一支古老而雄浑的乐曲，它发自江南丘陵上特有的运输工具——独轮土车。

两块车臂，一根横轴，几条牵方，一个轮子便支起了全部重量。车扁担搭上肩膀，驾车人搂起两个车把向前推，鼓起的肌肉便展示出汉子们的雄壮。车辙像线一样吐在山道上，那鸣叫也如线一般悠长。声音远远传来，映向四山，我们侧耳辨认这来车的方向，久而久之，便能说得准确无误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能从声音里辨别出一些有关情况：节奏较慢常因行程较远，节奏较快多为近距离运输，声音轻巧欢快，是车子载物不多，声音沉郁乃至凄厉是车子不堪重负了。

小时候我爱听这一声声吱嘎，不仅是因为它给山村添了一份热闹，还因为它曾与我作伴，为我壮胆。

我家屋后是条山道。夏夜，大人们在屋前禾场上纳凉到深夜，却总是打发我早早睡下。屋里黑糊糊令人生畏，而窗外的树木亦隐约如猛兽奇鬼。毛骨悚然间，屋后山道上常常传来了那一声声吱嘎，于是我不再害怕。我想象那

打土车子夜行的，一定是条能够战胜厉鬼的壮汉，或许前面还有一个人用绳子在拉。土车子载着重物时常常是有人在前面拉的，如同行船背纤。我想象那前面背绳子的是女人，是壮汉的妻子。那种场面我在白天看得太多了：骄阳下，一女一男，一拉一推，为着把重物运到目的地，他们洒着同样的汗水。爬坡时丈夫咬紧了牙关，妻子憋着劲，屁股在结实地晃。我知道他们是很累的，然而，我总觉得那场面很美很美……想着那美好的场面，听着那美妙的吱嘎声愈渐细远而至于无，我也便安然入梦了。

有一支歌叫《纤夫的爱》，目下很流行：妹妹坐船头，哥哥岸上走，恩恩爱爱，纤绳荡悠悠。我听了却颇为那纤夫感到辛酸。我以为一个坐船一个拉，纤夫是用自己的汗水去博取女人一粲的。而只有双双打土车的情景，才始终令我感动。

土车子从远古走来，蓦然消失在现代社会里，我却忘不了它。我怀念那悠长的鸣叫，我怀念那男女同心，奋力向前的境界。

蛇 法

“不信法，信蛇法。”老古班人都这么说，说时脸上表情很虔诚。炉边向火，月下纳凉，村人们讲起蛇法的厉害，讲得眉飞色舞、深信不疑：会蛇法的人可以让蛇咬，咬得鲜血淋漓全无惧色；可以捕蛇于山林之中，如捉泥鳅之轻而易举；可玩蛇于掌臂之间，让毒蛇变得如小鸟依人；治蛇伤就凭一口凉水，或一个口信，根本就不必莅临现场，只需远远地施些法术。

更有甚者就是 *gā* 蛇。我不知是紧箍咒的“箍”，还是沽名钓誉的“沽”，“沽”有赚取的意思，而“箍”有箍拢的意思，总之那意思就是把蛇召唤拢来，权作“箍”吧。蛇能听从人的召唤已够神奇的了，但这还不算，奇就奇在那召唤的方法。有蛇法的人，只要点起几支香，插到四周，然后烧几把纸钱，念动咒语，向四方作揖叩拜，再之后就自己端坐于事先准备好的南盘里闭目等待。不消一个时辰，你就可以听到四山柴丛里悉索作响，蛇们就纷纷投奔而来。蛇们来了以后，都把头伸到南盘边，像是奴才听候主子点卯一样，静静地听候箍蛇者的吩咐。蛇来的多寡，决定于箍蛇人法术的高下。“小箍三十六庙，大箍七十二庙。”其威力之大，令人骇然。

但也有可怕之处，箍蛇的人必须有能力把蛇们打发走，直到用香火纸钱送走最后一条蛇才算平安。有不自量力的，把蛇们请来了，却无法送走，结果死于蛇，因而有蛇法的人也不轻为此道的。

张三爷有蛇法，但土改前就是靠赶公猪维持生计；据说也会箍蛇，却谁也不曾见过。小时候我见张三爷玩过蛇，一次玩两条，大的酒杯大小，细的毛笔粗细。端午节那天，张三爷赤着膊，把大蛇绕在脖子上，来到小镇表演，蛇伸着红红的信子咬他的手。他把小蛇从鼻孔里塞进去，然后从口里扯出来，吓得围观的姑娘少妇惊叫走开，不忍卒看。

蛇服流民捉，马服相公骑。现在想来，在我们那块水都姓姜的地方，张三爷能赢得人们的几分敬畏，怕就是凭这几手工夫了。

我家隔壁住着乙哥。乙哥矮胖，且耳聋，而乙嫂苗苗条条颇有些姿色。那时偶尔听人在乙嫂背后指指戳戳，说长道短，但我并不晓得乙嫂有什么错。

夏天的一个夜晚，乙嫂被蛇咬了。半夜起床小解，她脚一伸进鞋便被咬了。原来蛇躺在她的鞋里边。立即惊动了四邻，大家起来看望。乙哥告诉大家，那是一条百步蛇，剧毒的，已被打死。这还迟疑得的？幸亏张三爷隔得不远，便立即着人去叫。

张三爷没有来，倒是他儿子来了。他儿子年不过三

十,名叫盛才,是条武高武大的汉子。我第一次看到了用蛇法治蛇伤,原来全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玄乎,全是蛮法儿。盛才先是用水把乙嫂的脚洗净,然后用嘴咬着伤处使劲吮,吮出一口口的淤血,吮了又吐,吐了又吮。再之后就将一把草药塞到口里嚼,嚼成一团饼后,吐出敷在乙嫂伤处。乙嫂的呻吟便变得温柔了。

两天以后乙嫂下地走路,全然没事。

有人又在乙嫂背后指指戳戳:“真是命大,要不是盛才,谁还这般下得情?”



围鼓艺人

围鼓就是围着堂鼓坐着唱戏，因而又叫坐堂戏。从坐堂戏这个说法，表明人们是把它认作了戏的。但按戏剧理论上戏的定义是：舞台上观众前由演员合音乐、美术、歌舞以扮演故事。这就发生了疑问：围鼓不用搭台，没有美术，只歌不舞，演员又兼乐手，且常常五六个人要唱出十几个，乃至几十个人的戏，一个演员要兼演多个角色，这还能叫戏吗？不叫戏就不叫戏，益阳、常德等地就是把围鼓当作曲艺的，因为曲艺重讲述故事，而不重扮演角色。

围鼓属戏或是属曲艺范畴，其实并不重要，无须严格界定，重要的是它确实是一种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。

围鼓戏和舞台戏比只是更随意些，其唱腔，宾白都没有什么区别。由于围鼓最多也在十人以下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围鼓艺人更要全面些，有的吹、打、拉、唱齐全。

在我们周围三五里内，丙三才算唱围鼓的好角。他胡琴拉得圆熟，嗓子又响亮，还可自拉自唱。因为他腿脚不方便，在舞台上只能做做场面（乐队），不能全面展示其才能，所以他不常登台，而更乐意唱围鼓。在围鼓场中，他尖起嗓子唱旦角，仄起喉咙唱小生，粗起脖子唱花脸，生旦净